

鼻煙壺由皇室貴胄使用鼻煙而生，於清代盛行。為滿足皇家需求，能工巧匠殫精竭慮地製造各式鼻煙壺品，材質涉獵玉石、玻璃與琺瑯等，其中內畫鼻煙壺獨樹一幟。由於清末文人雅士崇尚文人畫，內繪鼻煙壺具書畫之美，有別於工藝品類的其他鼻煙壺，引發「壺與畫，究竟何者重要」的思考。

正值「方寸大千：鴻遠閣藏索振海內畫鼻煙壺」展覽在港舉行，本報記者專訪來自台灣的鴻遠閣創辦人馬毓鴻，探究一百五十八件冀派內畫鼻煙壺精品背後，藏家與當代內畫藝術家索振海的故事。 本報實習記者 周婉京



▲馬毓鴻（左）與索振海 資料圖片

據現有記載顯示，鼻煙壺最早出現在明朝，直到清朝才風靡一時。清朝趙之謙在《勇盧閒話》一書中提到，明萬曆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進行傳教活動，曾將鼻煙、自鳴鐘、萬國圖等禮品進貢。鼻煙英文為Snuff，傳入中國時曾被稱為「土那富」、「西臘」。一直到雍正年間（公元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雍正才根據鼻煙是用鼻子吸聞的煙草製品，將其命名為「鼻煙」。

談及鼻煙壺的歷史流傳，馬毓鴻引述了清末皇帝用三十五兩白銀買一對葉仲三鼻煙壺的例子，「在當時，三十五兩銀子相當於一座四合院」，可見鼻煙壺在皇室佳禮中地位之高。

內外結合 生機盎然

內畫鼻煙壺則是由清嘉慶年間開始製造，歷經一百餘年來民國之後，隨著舊時封建帝國的瓦解，上流社會對鼻煙壺的欣賞式微，「好在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內畫鼻煙壺掀起了「文藝復興」，除了內繪傳統的京派、魯派、粵派之外，王習三在繼承葉仲三的技巧上又有整合、創新，自成一派，便是今天市場上最多見的冀派。」

冀派內畫以風格多樣、布局巧妙及立意深遠所聞名，創作多涵蓋人物、山水、動物等。因壺瓶微小、畫幅緊密，馬毓鴻指出內畫創作具有難以避免的局限，以內畫師長期專攻工筆，少了山水畫的潑墨寫意。而索振海則以勾畫的高超技藝將外畫之妙引入內畫，「在橢圓小瓶上題詩作畫，索先生筆下的萬物兼具盎然生機，這無疑是他人難及的一種「內外結合」。」

這位令藏家讚不絕口的內畫大師乃何許人也？生於一九四三年的索振海，是冀派發源地河北衡水的知名內畫師。他曾盡心研究中國傳統文人畫、剪紙、連環畫、金石及版畫，而其內繪技巧主要師從王習三及葉曉峰、葉奉祺二兄弟（即京派內繪大師葉仲三之子）。然而令人唏噓不已的是索振海在二〇〇六年過世，於其生活的六十二年，常有殘疾不顧纏身，為其創作帶來種種阻滯。「也許正因病痛不絕，他才在內畫創作得到更多的自由，但要想在掌寸之間隨心所欲卻也不易。」馬毓鴻說。

內畫與外畫最大的不同在於，內畫的材質是水晶瓶內壁磨砂玻璃面，由此作畫工具及表現手法更具特殊性，比紙上作畫難度更大。內畫壺瓶口很小，毛筆或竹筆只好做成彎尖狀，探入瓶內慢慢勾畫，瓶口限制住筆的動作運行與幅度。潤染就更不能如外畫般自由，外畫主要採用宣紙，宣紙的特性在於可容墨色浸潤、洇染，往往能取得如潑墨一般的意外效果。而內畫磨砂玻璃面是不能滲透的，索振海基於這一點，改用勾勒和皴擦的細工彌補鼻煙壺內繪上的「先天不足」。

隨和謙遜 學習一生

繼去年台北藝術歷史博物館展出後，馬毓鴻將索振海的內畫鼻煙壺首次帶到香港，他說：「索先生的作品我從其夫人付珍彥處收了十幾年，一邊收我就一邊感嘆他在繼承前人技藝和自我創新上的造詣，現在只要他的作品我是「來者不拒」的，因無法抗拒其生動氣韻與超然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覽重點展出索振海最具代表性的「風、雨、雲、月」四壺，《風》壺可感受到樹梢隨風搖曳的清揚，《雨》壺彰示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相反《雲》與《月》展示了月夜的靜謐與神秘。四壺皆藉外畫水墨暈染的筆觸，在章法上承襲明清文人山水畫，於描繪山川秀美的同時表露詩畫創作者的情感訴求。美術理論家蒲松年評索氏內繪山水時有言：「他的山水內畫無論是造型、章法、筆墨都極為講究，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優美意境時時打動着欣賞者的心扉，這才是他藝術上的卓絕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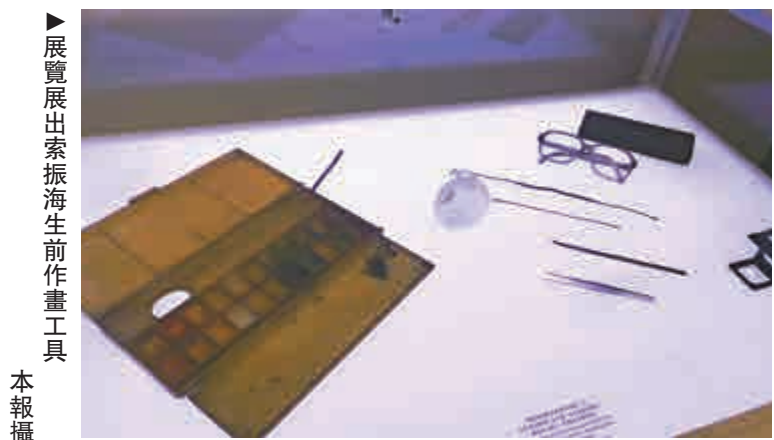
馬毓鴻回憶自己十三年前第一次結識索振海時，對鼻煙壺收藏毫無興趣，他笑談：「那時我在北京街頭見過許多鼻煙壺的紀念品，覺得無趣，很俗氣。但有一次無意間認識了老索，買了他的壺給岳父，後來自己也收了幾個，對其作品的愛開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索先生為人隨和謙遜，他的一生總在學習，你若當面稱他是大師，他會說內畫不如外畫，自己從事的不過是「雕蟲小技」或「難登大雅之堂」。」

馬毓鴻口中的索氏品性亦可在其蟲草畫作上尋得。索振海慣以工筆繪小蟲，配以相稱的花草，迎合了齊白石花鳥繪畫的閒淡清雅之風。但細觀鼻煙壺之下便會發現畫家在款識中的題字，索振海自謙書「習白石老人四十年，終未能似。」

當被記者問及「小小鼻煙壺如何體現中國藝術的博大精深」時，馬毓鴻表示鼻煙壺是傳統書畫的「集大成者」，內畫鼻煙壺又以其微縮的文人情趣更勝一籌，「正如此次展覽的主題，『方寸大千』不同於其他鼻煙壺展所用的「內有乾坤」等字眼，索振海的內畫有着外畫的張力，細節與布局無一不精，是真正的「納大千於方寸」。透過微觀展現宏觀視野，正是鼻煙壺有別於中國書畫之處。

「綜觀工藝美術品，如果說景泰藍是明朝之最，那麼鼻煙壺就是清宮代表。」馬毓鴻以鼻煙壺所融會的中西方技藝為例，解釋了他的說法：「欣賞索先生的壺，你能從他的山水中看到西方的視覺層次，多角度，很立體。」除了視角的不同，鼻煙壺在材質用料上也多吸收外來元素，自清朝有珐瑯後，近年又出現以油畫繪瓶的創作，「西學東漸、中體西用」之風再起。



▶展覽展出索振海生前作畫工具 本報攝

馬毓鴻憶內畫藝術家索振海

方寸大千 鼻煙壺



▲自幼習畫的索振海，曾言「因內畫燃亮生命」 資料圖片



◀索振海內畫鼻煙壺《草間野趣》

▶索振海作品《塞外》

◀索振海作品《清明上河圖》

▶《荷塘戲蟹》體現索氏勾描的細緻工筆

▶《雲山勝境》於內畫展露文人山水之趣

◀索振海作品《四季山水之冬》

以壺會友 因壺結緣

藏家馬毓鴻實為國際鼻煙壺協會（創立於一九六八年）會員，是次展覽的籌辦亦配合將於十月底在香港與西安舉行的「2014年度國際鼻煙壺協會周年大會」，屆時會有全球藏家、經銷商及拍賣公司參與共商鼻煙壺的收藏與發展。

交流收藏心得

「我每年參與這個鼻煙壺的盛會都能遇到來自五湖四海的藏家，我們「以壺會友」。例如，我之前去三藩市找來了當地的藏家名冊，我和那個藏友並不認識，但他就請我去他家觀賞他的收藏。」馬毓鴻續說，他與協會的幾任會長都「因壺結緣」，其中就包括現任會長貝蒂·福特（Berthe H. Ford）與前任會長文森·福尼生（Vicent Fausone, J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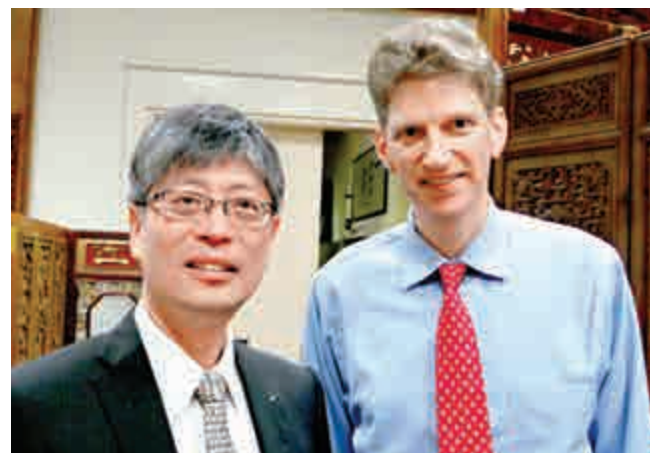
這兩位鼻煙壺收藏界的佼佼者通過馬毓鴻的推介，了解認識到索振海的內畫作品，且先後於學會會刊中藉《盈握神奇》一書發表審評。文森·福尼生對索振海的鞍馬走獸及肖像系列曾給出如下論述：「索氏遊刃有餘地畫出精彩作品，包括：武松打虎、雙駒傍地走、靈兔躍木叢、林中鳥等。而在肖像內繪作品中，我們也能窺見清末馬少宣肖像畫的細膩神韻。」

有趣的是，中國的文藝瑰寶鼻煙壺自清末開始廣流海外，為外國藏家所特最多。當被記者問及緣由時，馬毓鴻坦言許多傳統工藝品在清末「銷聲匿跡」，當時中國人不收鼻煙壺，只有外國人有興趣。但如今隨着鼻煙壺收藏的再度興起，鼻煙壺陸續開始「回流」中國。

畫是靈魂所在

至於箇中原因，他認為如內畫鼻煙壺這種兼具美學與藝術價值的藏品是引發大眾興趣的主因，「以前的收藏者注重壺的年份，『老壺新畫』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對於內畫鼻煙壺來說，畫才是靈魂所在，不能為了收藏『老東西』而『買櫝還珠』。這幾年正視內畫價值成為了我和藏家們一齊推動的重點。」內畫所獨具的潛力，不低於外畫，除了「內有乾坤」外更方便把玩與攜帶，亦有望隨着公眾重視而引發新創作。

就鼻煙壺的未來發展，馬毓鴻認為前景樂



▲馬毓鴻（左）與策展人羅諾德 本報攝

觀，他歡迎新藏家加入欣賞內畫鼻煙壺的行列。他在專訪最後亦同記者分享了今次布展的一段趣事：「這次我將一百五十多件作品帶到香港，布展的一位資深美師見到《草間野趣》，一度因為定睛注視其中的活蝦而忘情，如入無人之境，一時間對我們的說話全然不聞。」

「方寸大千：鴻遠閣藏索振海內畫鼻煙壺」現正於香港大學馮平山樓二樓美術博物館展出，展期至十一月二日。詳情可電二二四一五五〇〇，或瀏覽網站：<http://www.hkumag.hku.hk/>。

藏家簡介：馬毓鴻，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博士。國際中國鼻煙壺學會會員，鼻煙壺收藏家，從事中國文物及藝術收藏研究多年。早年因與索振海內畫鼻煙壺結緣而開始鑽研內畫鼻煙壺發展，先後著有《盈握神奇——鴻遠閣藏索振海內畫鼻煙壺》與《鼻煙壺——收藏入門百科》等書，提倡應關注鼻煙壺工藝價值之外的藝術表現力。